



# 戒 日

我知道香港佛教聯合會舉辦一年一度的傳戒大會，已有好多年了，但都以時間問題，和工作關係，只有強自抑制住內心熾熱的渴望，眼巴巴的由它一屆又一屆的失去了參加的機會。

因為在去年看到報章刊佈了這一消息時，我連忙去信索取申請表格，但又為「額滿」而「見遺」了。

所以，在今年一踏入五月份，我就去信藍地妙法寺索取受戒申請書；五月過去了，雖是望眼欲穿，還是未見表格之到來，佳音之頒至。

於是乎，我又趕忙再去信內明雜誌社，對我亦師亦友的主編沈九成先生，申說我心中的願望；多年的期待，希望他能為我賜予申請受戒的登記表。

到六月底，我先後奉到佛教聯合會與內明雜誌社沈九成主編為我寄來的申請登記表格。

我在欣喜若狂，如獲至寶時，就刻不容緩的以第一時間恭敬的填妥了是項申請登記表——申請表的全名是：香港佛教聯合會第十五屆剃度傳戒大會申請表，並附有：剃度大會戒條說明。內容分成A八關齋戒。B沙彌戒。C菩薩戒。除

# 記

惲 茹 辛

了詳列上列三種戒的戒條外，另外還有六重，廿八輕的戒條共三十四項，須接受齋戒的弟子一體奉行，凜遵毋誤。

而我在反覆細閱，小心研究中，選擇了接受八關齋戒。

天在投寄了這份申請表後，內心的欣慰，真可說是不可名狀。好多年的渴望，似乎可以實現了，眉梢的喜悅。口角的生風，常為吾妻吾女以「唔夠定力，唔夠道行」為諷。因為，一個定力夠，道行深的人，一定是喜怒不形於色的。

幾日後，就接到佛教聯合會寄來了報到通知信，着我於七月廿七日下午三時前到會報到。

由是，我懷着興奮的心情，一天又一天的敬謹期待着七月廿七日的到來。

▲七月廿七日 星期六 天陰間有驟雨

近幾年來，我習慣於早睡早起，因為有定時的作息，加之心情輕鬆愉快，所以，在四時許，已醒覺了，但時間尚早，祇有閉目養神，靜待天明。

還未到七點鐘，就起身漱洗了。繼之，輕輕整理好我的書桌，安放好了我那簡單的行篋。（其實是一隻中型旅行袋）

，因為我還須到我的治事之所去交待一下，我離職後的日常事務。

當我在辦妥了諸事時，已是日過中午，草草喝了一碗清粥，於是再檢查，補充了我的行篋，然後順手拿起我的行篋，與同事們拜拜而別。

我所搭的巴士一過荃灣，本來陰沉沉的天空，竟然淅淅瀝瀝的下起雨來了，而且還越下越大。

俗語說：「百密一疏」，這次，我就給這句話應着了。起身時還想到帶備雨傘，但在臨行時終於又忘記了。這時候，我除了以眼觀鼻，以鼻對口，以口對心，連連的說：「糊塗、該打」。沒帶雨傘，怎辦？

兩點零八分，巴士停在我應該的落車的站上。這時候，我能賴在車廂裏不落車嗎？

我站起身，拿好我的行篋，跟隨着前面，和上層落來的，看樣子像是同道的男男女女，亦步亦趨的由車廂跳下，走進入停車站。

有幸、這個巴士站是建有上蓋的，可免受雨淋之苦。

抬頭看看上天，舉目望四方，宏偉的妙法寺就在對面，與這個小小的巴士站僅僅一路之隔。因為雨沒有停止的跡象，只要跨過這條寬闊的馬路，就可進入嚮往已久的佛門勝地了。

於是，鼓起勇氣，挽緊行篋，冒着雨點的侵襲，不幾分鐘，竟然越過了馬路，而步入了妙法寺的山門。直趨至佛殿的「剃度傳戒大會報到處」報到了。

雙手必恭必敬的奉上了我報到通知書，辦事人員也很有禮貌的接過，看了看，就檢查資料，取出了一張如名片那麼大小的藍色卡片，傳遞給我，並請我稍事休息，等候三點鐘進入臥房。

卡片上有我的姓名、法名、編號、及房號，了了數字，簡單到再簡單也沒有了。

我的本姓本名，雖是平凡之至，但我的姓氏，因為未見之於百家姓讀本（在千家姓上，還是可以見到的），所以，有些人還是不明它的讀法。因之，我每遇到對方瞠目時，立即自動告訴我姓的讀法。

多謝大會賜我一個「佛善」的法名，這個法名，我雖然不知其源之所自，但就「望文生義」來說，我確是非常歡喜的。佛經上說：「善哉、善哉」。我名「佛善」，是亦「善哉」。我的編號是一二三A，房號是第十號，一二三是順序而下，十號的十字可以十全十美，十年讀書，十年樹木，這兩個數字，如果給交通部握住了（汽車私家車牌號碼），出售幾千、幾萬元一個，保証欲得之而甘心者，一定大有人在。

快到二點半了，就在辦事處對面，突然排了一條長龍，繼而，辦事人員告訴大家，請排隊，辦登記，領借法衣。

我急急跟隊入班，把辦事處先前頒給我的那張藍卡，握在手裏。

人龍慢慢的向前行進；輪到我了，他們看過了我的藍卡，又抬起頭，看看我的身材，然後說：「五十五號好了」，於是，我雙手接過來。辦事人員又說：「你要好好穿着，也要好好保管，如有遺失，是要照價賠償的」。

因為我不知五十五號是大碼呢？還是中碼，爲了小心起見，我走過一旁，打開這件黑色的僧衣（同道們也稱之爲海青），披在身上，依樣葫蘆（跟着四周試穿者學樣）一番，自覺不長又不短，不寬又不緊。

時間是四點鐘了，辦事人員高聲的說：「請大家靜坐，聽候分房」。

「全部男仕的居房，共分十組，編一號房的是第一組，編二號房的是第二組，以此類推。」

這是分開左右排列的，每排好一組，就有人領導入房。很快的，我這位被編入第十組的成員，也被引進入房了。



所謂房，原來是寺右劉金龍中學的課室。我們這個第十組的十號房，共十二人，我靜靜的觀察一下，論年歲，我不是最長，其中有一位最小的，看樣子大概是十三四歲左右罷了。

這間課室裡，並沒有真正的床，有之，則是本屬於第一期同道以課桌課椅拼搭而成的臥舖。

當我們走進這十號房時，已有一位繼第十四屆而來的所謂師兄，他捷足先得，在我的記憶中，似乎並沒有見到他依照手續，由玉佛殿組成的隊伍而來（因為他是識途老馬，自己可以直接登堂入室），他之已在整理臥舖，不但我感到驚異，在我後面也同樣有人以驚異的語聲說：啊！你好快啊，你的舖位位置不錯啊？而我呢？也就在他的臥舖旁邊安頓下來了。

四點二十分，大家齊集在萬德莊嚴大雄寶殿（亦稱萬佛殿），恭聆開堂和尚暢懷法師講解受戒的一應禮儀。

因為暢懷法師講的是普通話，為了方便大多數的粵籍同道，由陪堂和尚果賢法師即時粵譯。說到這位陪堂和尚，他在此後的短短七天中，成爲一個頗爲突出的大法師。

賢果法師的年歲，看像貌，大概在三十歲上下，他的面頰，頰下，蓄養了一把「于思于思」的鬍子，雖然還不夠以美髯相稱，但也頗足以增威儀，顯持重的了。

據說：「這位果賢法師，在美邦大學畢業後，再到台灣，皈依佛門」。

由於年事，與曾經深造的關係，果賢法師的粵譯，亦好似文壇高手的「英文中譯」，切實做到了「信、雅、達」的地步，令人有倍覺動聽之感呢。

開堂和尚所講的，大旨是：佛教歷史，佛教始祖，佛教之興盛，佛教之演變，與佛學的價值，信仰問題，受戒原則等等。講到五時四十五分爲止，這一堂，因爲是入寺後的第一堂，也是受戒者的必須注意的重點，所以，在堂男女大小同道，看來似是都很聽得入神。

六時開水（佛家有過時不食之說，亦即是日落後不食飯，但可以飲水，所以，六時食飯，也就改稱爲六時開水了）。在飯堂上（飯堂即是玉佛殿），開堂和尚特別告訴我們，「今天你們是初來受戒，但因還沒有正式接受授戒儀式，所以，今晚的開水，實際上還是食飯，從明天起，就要大家遵奉佛門教規六點鐘這一餐，不能食飯，而改以麥片代之，請大家注意。」

接着又說：「我再附帶告訴各位，在受戒期內，不論在任何時間，在任何地點，一律不可食烟，食小食（包括餅乾，水果之類）。不得擅自步出寺門，不得高聲談笑，男仕不可擅入女士宿舍，女士亦不可妄入男仕宿舍……等等一大套。

我個人認爲開堂和尚的話講得萬分正確，今次的到來受戒，有如已往的參與團體活動，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團體。何況，今次我們所面對的是萬德莊嚴的佛教聖地，對團體的領導人，對本會的主持僧，我們自應虔心聽命。

我們一面食飯，一青聽講，整整的一個鐘點，纔結束我們初到寶刹的第一次晚宴。

飯後，因爲有半個小時休息，我就乘此良機，好好的，細細的，對此第一次相見的妙法寺，瞻仰一番。

在寺外，舉頭仰望，好一座美輪美奐，氣勢宏偉的寺舍，大殿正門的左右，分列象、獅、與四不像，殿前那三人合抱的大柱，上有一聯曰：

「藍地建叢林，慈悲願力深長，九有四生，共入毘盧性海；青山興教育，仁德高風遠大，三途八難，同登華藏玄門。」

上款是癸巳嘉平之月，下款是釋敏智撰麥語詩拜書。

這副聯語，上兩句是創作，下兩句則是集句，倒也可稱是貼切的，天衣無縫的佳作呢？

至如玉佛殿、彌勒佛龕、韋馱殿、觀音大士龕等處，也都

懸有上佳的文書俱優的對聯，我也曾一一的恭錄，但在這篇日記文字裏，恕不贅述了。

大雄寶殿上的那副四十二字長聯，是香港中道學會諸先生所贈，云出於沈九成先生之大筆，其聯曰：

「威德巍巍，現本色身，放大光明，莊嚴大千佛土，但願一切有情，觀像起信，常修十善如來，悉知悉見，當成佛道；」

「慈容熙怡，出廣長舌，說微妙法，開示不二實相，緣知三界虛妄，聞教思修，勤習六度般若，非空非有，離諸心行。」

上款是妙法寺萬佛寶殿開光誌慶，下款是香港中道學會孫家良，陳志偉，沈九成，易越石等廿二人同賀，南海黃錦璋虔沐敬書。

當我在課餘謄錄這副對聯時，坐旁有一位同道說：「對聯上下聯可以用同樣的字嗎？這對聯上下聯都有一個修字，可以嗎？」

我對同道笑笑，又點點頭說：「可以，這叫做重文，其字雖同，其義各別，前清德清俞曲園，南通張季直，都曾寫過這種重文聯，更有幸的是，這些對聯，我都看過、讀過、欣賞過呢？」

再游目四顧，妙法寺的右面是六層高的新建築，現代化的劉金龍中學，左面則是建築了有幾十年歷史的妙法寺舊殿，內設內明書院，和內明雜誌社的辦事處與課室。兩座妙法寺大殿，新舊輝映，倒也很有意思呢？

七時半了，大家都在大雄寶殿，靜悄悄的，恭敬的按次排列，敬聆開堂和尚懷暢法師講演習儀課程，在此，我又多少學到了些佛門的飲、食、起、居與人與人，及早晚跪拜、穿衣、坐立的禮儀。

九時儀成，九時二十分入房養息，淨身入睡。

▲七月廿八日 星期日 天晴陰雨

遵照我們的進度時間表（這，等於是學校的課程表），清晨四時半起身，五時授八關齋戒，六時早粥、八時習儀，九時半舉行剃度儀式，十一時上供，十一時半午齋。下午二時習儀，四時半晚課後通啟請戒，七時露罪懺悔。此外，上午九時半到十時半，與下午二時到三時半，還有專題佛學講座。

早起早睡，這是我的習慣，四時半起身；不到四時二十分，已有專職同事者搭！搭！聲的打板，來叫醒大家。

我睡房右鄰，有廁所，有臨時搭建的浴室和應付大眾應用而加設的水喉開關，數目雖然不少，但此處十房，百多人，如在同一時間起身應用，其情形一定擁擠的，與其你爭我霸，不如早為之計。我想到這一點，所以在四時十分就起身了。

這時起身的人不多，用廁，用浴、用水的人都不多，因此就有充分的時間，充分的自來水，舒舒服服的漱洗，而可免排隊輪候之苦。

收拾（整理）舖位，穿好衣服，到四點半時，我已進入了大雄寶殿。

殿上排列了十二行蒲團，每行有十個至十六七個不等，有法師指導，前列是受沙彌戒的同道（受沙彌戒的必須剃去煩惱絲）然後則是受八關齋戒的同道，各行排列，一律由高及矮（自中向外排列）。

排好了隊，左方的男仕則由陪堂和尚果賢法師點名，右方的女仕則由某比丘尼點名。

五點鐘了，正式儀式開始。

這個儀式，由羯磨阿闍黎永惺法師主持，手執如白雪之白的錫杖，身披鮮艷的大紅袈裟，腳踏芒鞋，挾其莊嚴的威儀，緩步入殿，輕輕跪拜，頂禮上香，然後入座開講。這個隆重而簡單的儀式，我自始至終參與其盛，恭聆教益。不敢有絲毫的苟忽。

儀成後，就列隊緩行，大家同聲。念南無阿彌陀佛，進入玉佛殿大堂用早膳。

（未完）